

讀通鑑論

冊三

卷之三

讀通鑑論卷七

衡陽王夫之譏

船山遺書本

明帝

明帝卽位之元年。率百官朝於先帝之陵。上食奏樂。郡國計吏。以次占其穀價。及民疾苦。遂爲定制。迨後靈帝時。蔡邕從駕上陵。見其威儀。察其本意。歎明帝至孝。惻隱之不易奪。而古不墓祭之未盡也。邕於是乎知通矣。夫云古不墓祭。所謂古者。自周而言之。蓋殷禮也。孔子於防墓之崩。泫然流涕曰。古不修墓。其云古者。亦殷禮也。孔子殷人也。而用殷禮。示不忘故也。然而泫然流涕。則聖人之情亦見矣。殷道尙鬼。貴神而賤形。禮魂而藏魄。故求神以聲。坐尸以獻。是亦一道也。而其弊也。流於墨氏之薄葬。若通幽明一致而言之。過墓而生哀。豈非夫人不自已之情哉。且夫

謂神既離形。而形非神。墓可無求。亦曰魂氣無不之也。夫既無不之矣。則亦何獨墓之。非其所之也。朝踐於堂。事尸於室。祝祭於祊。於彼乎。於此乎。孝子之求親也。無定在。則墓亦何非其所在。始死之設重也。瓦缶也。既虞而作主也。桑栗也。土木之與人異類而不親。而孝子事之如父母焉。以爲神必依有形者。以麗而不舍也。豈繫形之所藏。曾瓦缶桑栗之不若哉。墓者。委形之藏也。孫者。委形之化也。以爲非其靈爽之故。則皆非故矣。以爲形之所委。則皆其體之遺矣。事尸之禮。以孫爲形之遺。而事之如生。乃於其形之藏。而棄之於朽壤乎。夫物各依於其類。不得其真。則以類求之。形之與神。魂之與魄。相依不舍。以沒世。則神如有依。不違此也。審矣。孝者。生於人子之心者也。神之來格者。思之所成也。過墓而有哀愴之情。孝生於心。而神卽於此。

成焉。且也是形也。爲人子者。寒而溫之。暑而清之。疾痛疴
癢而抑搔之。事之生平。一旦而朽壤置之。曰有尊形者在
焉。其情愬其道過高而亡實。莊也。墨也。皆嘗以此爲教。而
賊人惻隱之良。雖爲殷道。自匪殷人。何爲效之哉。子曰。其
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也。損益於禮之中。而不傷仁義。百
世之後。王者有作。前聖不得而限之矣。故曰喪與其易也。
寧戚。執古禮以求合。抑情以就之。易之屬也。情有所不忍。
雖古所未有而必伸。戚之屬也。守章句以師古者。又何譏
焉。

明帝永平三年。以左馮翊郭丹爲司徒。郡守入爲三公。循
西漢之制也。而尤不待內遷。而速拔之以升。其後邢穆鮑
昱皆以太守踐三公之位。其重吏事也甚矣。是道也。以獎
郡守。使勸進於治理。重其權而使安於其職。則得也。若以

善三公之選。則有不貴於此者。何也。道者。事之綱也。天下者。郡之積也。卽事而治之。目與綱並舉。而不可有遺。卽道而統之。舉其綱而不得復察其目。此郡守三公詳簡之殊也。以郡守纖悉必察之能。贊君道而攝大綱。則瑣細而虧其大者多矣。五方之政。剛柔之性。異於天。饒瘠之產。異於地。一郡之利病。施於百里以外。則利其病而病其利。郡守之得民也。去其郡之病。以興其利。而民心悅矣。遂以槩之於天下。是強山國以舟。澤國以車。徒爲病而或足以斃也。然則郡守果賢。固未可坐論清宮而平章四海。況乎名之所自成。實之所自損。黃霸之賢。且以鶚雀之欺。爲鼎足羞。況不能如霸者。而遽以宗社託之乎。是則旦郡守而夕三公。廟堂無廣大從容之化。其弊也。飾文崇法。以傷和平。正直之福。非細故也。明帝勤吏事而不足與於治道。未可爲

後世擇相法也。

宗均去檻穽。而九江之虎患息。其故易知也。人與虎爭。而人固不勝矣。檻穽者。人所與虎爭之具也。有所恃而輕與虎遇。蹈危而不覺。虎與人兩斃之術也。均之令曰。江淮之有猛獸。猶北土之有雞豚。謂其繁有而不可使無也。常存一多虎於心目。而無恃以不恐。則自遠其害。推此道也。以治民之姦可矣。故其論治。謂文法廉吏。不足以止姦。亦以雞豚視姦。而姦者詘與天下息機。而天下之機息也。文法之吏。恃文法以與姦競。而固不勝。廉吏恃廉。以弗懼於姦。而姦巧以傷之。惟其有恃也。而遂謂姦之不足防也。挈大綱。略細法。訟魁猾胥。不得至於公廷矣。奚以病吾民哉。均之所挾持者宏遠矣。劉先主諸葛武侯。尙申韓而蜀終不競。包拯海瑞之惓疾。尤其不足論者已。

楚王英始事浮屠。而以反自殺。笮融課民。盛飾以事浮屠。而以劫掠死於鋒刃。梁武帝捨身事浮屠。而以挑禍樂殺亡其國。邪說暗移人心。召禍至烈如此哉。浮屠之教。以慈悲爲用。以寂靜爲體。以貪嗔癡爲大戒。而英融梁武。好動嗜殺。含怒不息。迷乎成敗。以召禍。若與其教相反。而禍發不爽。何也。夫人之心。不移於迹。而移於其情量之本也。情量一移。反而激之。制於此者。大潰於彼。潰而不可復收矣。浮屠之說。窮大失居。謂可旋天轉地。而在其意量之中。則惟意所規。無不可以得志。習其術者。侈其心。而無名義之可守。且其爲教也。名爲慈而實忍也。髮膚可忍也。妻子可忍也。君父可忍也。情所不容已而急絕之。則憤然一決。而無所恤矣。又其爲說也。禁人之欲而無所擇。於是謂一飲一食。一衣一宿。但耽著而無非貪染也。至於窮極無厭。毒

流天下。而其爲貪染。亦與寸絲粒米之貪。同其罪報。而無差別。則旣不能不衣食以爲物累。又何憚於窮極之貪饕。而不可爲乎。迫持之。則舉手揚目。而皆桎梏。寬假之。則成毀一同。而理事皆可無礙。心亡罪滅。而大惡冰釋。暴逆凶悖。無非夢幻泡影。一悟而悉歸於空。故學其學者。未有不駸戾以快於一逞者也。桎梏一脫。任翱翔於劍鋒虎吻。以自如。一真法界。放屠刀。出淫坊。而卽獲法身。操之極而繼以縱。必然之勢也。英何憚而不反。融何恤而不掠。衍何忌而不納。叛怒鄰。以驅民於鋒刃哉。趙閱道。張子韶。陸子靜。之不終於惡。幸也。王欽若。張商英。黃潛善。則已禍人家國矣。

讓國之義。伯夷。泰伯。爲昭矣。子臧。季札。循是以爲節。而漢人多效之。丁鴻。逃爵。鮑駿。責之曰。春秋之義。不以家事廢

王事允矣。而猶未盡也。漢之列侯。非商周之諸侯也。古之諸侯。有其國。君其民。制其治。蓋與天子迭爲進退者也。君道也。漢之列侯。食租衣稅。而無宗社人民之守。臣道也。君制義。臣從義。從天子之義。非己所得制也。古之諸侯。受之始祖。天子易位而國自如。漢之列侯。受之天子。天子失天下。則不得復有其封。國非己所得私也。何敢以天子之爵祿。唯己意而讓之也。且君子之讓國。非徒讓其祿也。叔齊之賢。王季文王之德。故伯夷泰伯。以保國康民興王制治之道。德勲名讓之。若祿則己所不屑。而可以非分之得。汚第爲愛第乎。鴻弟威而賢也。不必侯而可以功名自見也。如其不能。則亦溫飽以終身而已矣。祿食者。簞食豆羹之類也。讓者小而受者媿。商周之義。惡可效之後世乎。讀古人書。欲學之。而不因時以立義。鮮不失矣。子曰。以與爾鄰。

里鄉黨乎。受列侯之封。分祿以與第。斯得矣。侯豈鴻所得讓者哉。

史有溢詞。流俗羨焉。君子之所不取。紀明帝之世。百姓殷富。曰粟斛三十錢。使果然也。謀國者失其道。而民且有餒死之憂矣。一夫之耕。中歲之獲。得五十斛止矣。古之斛。今之石也。

終歲勤勞。而僅得千五百錢之利。口分租稅徭役出於此。

婦子食於此。養老養疾死葬婚嫁給於此。鹽酪耕具取於

此。固不足以自活。民猶肯竭力以耕乎。所謂米斛三十錢

者。盡天下而皆然乎。抑偶一郡國之然。而訛傳之也。使盡

天下而皆然。尙當平糴收之。以實邊徼。以禦水旱。而不聽

民之狼戾。然而必非天下之盡然也。則此極其賤。而彼猶

踴貴。當國者。宜以次輸移而平之。詎使粟死金生。成兩匱

之苦乎。故善爲國者。粟常使不多餘於民。以啓其輕粟之

心而使農日賤。農日賤。則遊民商賈日驕。故曰粟貴傷末。粟賤傷農。傷末之與傷農。得失何擇焉。太賤之後。必有餓殍。明帝之世。不聞民有餒死之害。是以知史之爲溢詞也。雖然。亦必有郡國若此者矣。故曰謀國者失其道也。

廣陵王荆。楚王英。淮陽王延。以逆謀或誅或削。夫三王者。誠狂悖矣。乃觀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覲。大夫欲稱其賢。而歎曰。子危我哉。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。是娛是好。乃爲相愛。則明帝之疑忌殘忍。夫亦有以致之也。且三王者。未有如潯興居之弄兵狂逞也。綏之無德。教之無道。愚昧無以自安。而姦人乘之以告訐。則亦惡知當日之獄辭。非附會而增益之哉。楚獄興而虞延以死。延以舜之待象者望帝。意至深厚也。而不保其生。寒朗曰。公卿口雖不言。而仰屋竊歎。則臣民之爲寒心者多矣。作圖讖。事淫祀。豈不

可教而必極無將之辟以加之。則諸王之寢棘履冰如睦所云者。善不敢爲。而天性之恩幾於絕矣。西京之亡。非諸劉亡之也。漢之復興。諸劉興之也。乃獨於兄弟之間。致其猜毒而不相舍。聞睦之言。亦可爲之流涕矣。身沒而外戚復張。有以也夫。

班超之於西域。戲焉耳矣。以三十六人橫行諸國。取其君。欲殺則殺。欲禽則禽。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。蓋此諸國者。地狹而兵弱。主愚而民散。不必智且勇。而制之有餘也。萬里之外。孱弱之夷。苟且自王。實不能踰中國一亭長。其叛也。不足以益匈奴之勢。其服也。不足以立中夏之威。而欺弱凌寡。撓亂其喙息。以詫奇功。超不復有人之心。而今古豔稱之。不益動妄人以爲妄乎。發穴而攻螻蛄。入沼而捕鰕鱗。曰。智之奇勇之神也。有識者笑之久矣。光武

閉玉門。絕西域。班固贊其盛德。超固之弟也。嘗讀固之遺文。其往來報超於西域之書。述竇憲殷勤之意。而羨其遠略。則超與固。非意異而不相謀也。其立言也如彼。其兄弟相獎。誣上徼幸。以取功名也如此。弄文墨趨危險者之無定情。亦至此乎。班氏之傾危。自叔皮而已然。流及婦人而辯有餘。其才也。不如其無才也。

章帝

陳湯幸郅支之捷。傅介子徼樓蘭之功。漢廷議者欲絀而勿錄可矣。介子湯無所受命。私行以徼幸。旣已遂其所圖。而又獎之。則妄徼生事之風長。而邊釁日開。若第五倫之欲棄耿恭也。則無謂矣。恭之屯車師也。竇憲奏遣之。明帝命之。金蒲城者。漢所授恭使守者也。車師叛。匈奴驕。圍之。經年。誘以重利。脅以必死。而恭不降。車師之屯。其當與否。

非事後所可歸咎於恭也。恭所守者先帝之命。所持者漢廷之節。死而不易其心。斯不亦忠臣之操乎。車師可勿屯。而恭必不可棄。明矣。倫獨非人臣子與。而視忠於君者。如芒刺之欲去。體何也。鮑昱之議是已。然猶未及於先帝之命也。山陵無宿草。忿疾而委其銜。命之臣於原野。怨懟君父。以寄其惡。怒於孤臣。倫之心。路人知之矣。倫之操行。矯異。無孝友和順之天良。自其薄待從兄。以立名而已。然。是詎足爲天子之大臣乎。

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道者剛柔質文之謂也。剛柔質文。皆道之用也。相資以相成。而相勝以相節。則極重而必改。相制而抑以相生。消息之用。存乎其間。非卽有安危存亡之大。則俟之三年。而非需滯。於是而孝子之心。遂國事亦不以相激。而又墮於偏。明帝之明察。誠有過者。而天下初定。

民不知法。則其嚴也。乃使後人可得而寬者也。章帝初立。鮑昱陳寵。急橋先君之過。第五倫起而持之。視明帝若胡亥之慘。而已爲漢高。章帝聽而速改焉。將不得復爲人子矣。人君當嗣位之初。其聽言也。尤不容不慎也。臣下各懷其志於先君之世。而或不得逞。先君沒。積憤懣以求伸。遂若魚之脫於鉤。而唯其洋洋以自得。斯情也。名爲謀國。而實挾怨懟君父之心。幸其死以鳴豫者也。爲人子者。奈何其殉之。且君而尙寬弛與。則人臣未有不悅矣。君而尙嚴察與。則人臣未有不怨矣。故察吏治。精考覈。修刑典。皆臣下之所大不利焉者。幸先君之沒。屬望於新君。解散法紀。以遂其優遊。嘖有煩言。無所顧忌。立心若此。而殉之以干臣民之譽。過聽之病。成乎忘親。而可不慎哉。明帝之過於明察也。非法外而加虔劉。如胡亥之爲也。盡法而無欽恤。

之心耳。其法是其情則過。其情過。其法固是也。卽令大獄之興。懼於囚隸者。有迫待矜釋者焉。章帝自得以意爲節。宣姑卽事而貸之。漸使向寬。以待他日。則先帝之失不章。嗣君之孝不損。而臣民之禁忌樂育。亦從容調燮。以適於中。無或驟釋其銜勒。以趨於痿痺。俾姦宄探朝廷之意旨。以罔戒於吞舟。今陳寵之言曰。蕩滌煩苛之法。帝之詔曰。進柔良。理冤獄。皆惟亟反明帝以表異。君若臣相勸於縱弛。一激一反。國事幾何而不亂哉。故剛柔文質。道原並建。而大中卽寓其間。因其剛而柔存焉。因其文而質立焉。有道者之所尙也。懷忿懟而遽更張之。如攻仇讎。如救暴亂。大快於一時。求逞而不忘其弊也。又相反。而流以爲天下蠹。爲此說者。佞人也。明主之所放流者也。此道不明。唐宋以降。爲君子者。矯先君之枉。以爲忠孝。他日人更矯之一。